

贾平凹名作评点本

野莽 主编

浮躁

评点
本

贾平凹 原著
孙见喜 评点

长江文艺出版社

學

路



THE
SCHOOL



贾平凹名作评点本

野莽 主编

浮躁

评点本

贾平凹 原著
孙见喜 评点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浮躁:评点本/贾平凹原著;孙见喜评点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11

(贾平凹名作评点本)

ISBN 7-5354-1944-5

I. 浮…

II. ①贾…②孙…

III. 长篇小说—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I207.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1343 号

策划编辑:周百义 责任校对:常邓陈

责任编辑:韩 敏 责任印制:周铁衡

封面设计:何永妍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 85443721 传真: 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 430022)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 85443821 85443717)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 85443862

印刷: 北京泽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25 插页: 3

版次: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字数: 340 千字 印数: 6001—9000 册

ISBN 7-5354-1944-5/I·1476 定价:28.00 元(简精装)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孙见喜：油沙原来是这样。
贾平凹：像荞麦籽儿。

《浮躁》评点者简介

孙见喜，陕西商州市人。1946年生。1970年毕业于西安工业学院，曾在某研究所任工程师。1978年开始发表小说，1984年后从事编辑工作，现任某出版社副编审。已出版的著作有：

《贾平凹之谜》（长篇纪实文学）

《望月婆罗门》（小说集）

《小河涨水》（散文集）

《鬼才贾平凹》（第一、二部，长篇传记）

《贾平凹的道路》（传记）

《孙见喜散文精选》（散文集）

评点本总序

贾平凹

出版社计划出版《浮躁》、《白夜》、《土门》、《高老庄》的评点本，我感到了意外，因为目下的图书市场并不景气，而这几部作品中《浮躁》初版数目虽不大，却连续再版过十余次，《白夜》、《土门》、《高老庄》初版皆数量颇大，再加上各有盗版本四五种，真担心即便评点还有人去购买阅读吗？更惶恐的是我的作品能经得起评点、值得评点吗？

来约稿的吕华先生和野莽先生，是我的朋友，他们不但是优秀的出版工作者，又本身是出色的翻译家和作家，多年来翻译和协助翻译了我许多东西，他们一再向我申明国内外图书市场情况，说这项工作如何有意义，且曾先后接收过一些人寄来的这些作品的评点本，可以在收到的评点本中挑选和重新组织评点人员，决心很大，效果预想不会太差。于

是,我同意了。后来,因种种原因,这套评点本的出版事宜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接过去了。这就是这套书出版的全部内幕。

《浮躁》初版于一九八六年,《白夜》、《土门》、《高老庄》则都是写作出版在九十年代。《浮躁》是农村题材,写法上与后边的作品有很大的区别,《白夜》、《土门》是和《废都》为一组的城市题材作品,而《高老庄》又是农村题材,但写法上与《浮躁》不同,也与《废都》、《白夜》、《土门》不同。从八十年代末一直到现在,我热衷于长篇小说写作,关注和忧患今日的中国是作品的内核,寻找和实验更能体现中国作家的写作形式使我的写作热情不减。

这些书出版后,它们的命运是各不相同的,可以说《浮躁》和《高老庄》社会反响是强烈的,而《白夜》、《土门》皆因《废都》的巨大阴影,受人评说虽多但能公开说出来的很少。我向来除发表出版文学作品外,对一切都缄口不语,包括对文学上的争论和文坛上的是非。至于我的文学观,譬如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看法,对如何以诗意进入现实生活,对现实主义文学的精神,对西方文学的境界的趋同和民族形式的认识,对怎样建立在汉文学基础上的新的写作等等,我喜欢在每部长篇的前言或后记中说我要说的话。这些话既然已经说过,恕我在此不再啰嗦。

我在这里要说两点:

一、感谢出版社肯以这种形式出版这四部长篇,它们的出版可以使读者集中读到我的长篇,以此抵制社会上的一些盗版本。现市面出售的《贾平凹小说全集》、《贾平凹长篇小说集》,都是不法书商私自编选印行的,将数部长篇编那么一大厚本,字迹奇小,错误百出,是对我的糟蹋也是对读者的糟蹋。

二、参加这次评点的肖云儒、费秉勋、孙见喜、穆涛诸先生都是著名的学者、教授和作家,他们有兴趣作这项工作,并十分地严肃认真,着实让我感动,向他们致以谢意。而还有一些先生,他们是自发的评点者,

譬如兰州的陈泽先生和湖北的董子竹先生,但因种种原因出版社选中了别的评点本,这令我感到很遗憾,我感谢他们对我作品的喜爱,向他们敬礼。

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于大堂

评点本的由来

野莽

去年秋天在西安古城，与平凹和他的文友们相聚几日，感慨颇多。自古文人相轻，平凹他们却是相亲，大家去一处吃饭，其中一人环顾左右，发现少了一个，便掏出手机嘟嘟地拨号，通了就说，你咋不来？说罢关机。果然眨眼工夫，那人就风尘仆仆地来了。呼的人多半是穆涛，被呼的多半是孙见喜。还有一个方英文，和平凹一起凑成四个，吃饭一桌，打牌也一桌，创作是不谈的，与文学崇拜者们的设想简直大相径庭。见面却都攻击平凹的新作，你那里头的那个球人，不是去年一起喝酒的×××和×××合成的么？平凹说，你咋知道？穆涛、见喜、英文说，我

们咋不知道？看把人家作贱的！四人便大笑，平凹默着，想那人是怎么进小说的。

毫无疑问，幸运的平凹在中国拥有最多的读者群，从中央领导到地方百姓，从女大学生到男打工仔，北京人爱看平凹的新作，陕西人则爱讲平凹的闲话。我住在西安的城市饭店，晚上出去逛街，进一面馆，老板娘是一老一少，似是婆媳模样，墙上挂着当地名人所赠的字画，字画下有各样面食的品牌和定价，其中有一样甬子面，我便问，贾平凹写的王观我喜欢吃哨子面，是不是这个？少的老板娘说，平娃子写错了，面里要是有哨子，吃起来不是呜呜地响么？又问，甬，那不是喂猪的？老的老板娘说，你吃一碗，看是不是喂猪的！少的老板娘应声就端上一碗，看我边吃，她边诉说平凹离婚的故事，说得气忿忿的。翌日我给平凹打传呼，坐台小姐问，先生请留言。我就留言：请贾平凹回话。小姐忽然锐叫一声，呼贾平凹？又惊又愣还有点吓，好像西安谁都能呼，唯有此人是不能呼的。我说，要他速即回话。小姐只好乖乖地给我呼了。这类趣事，于我是一个偶尔，于平凹身边的文友们，则是朝朝暮暮。每从平凹的新作中读到一个故事，一个人物，相聚时必能找到出处，大家快活一通，平凹默坐着，一一认账。

平凹的研究者虽不如普通的读者那么多，却是专家学者、博士教授者流，甚至还有外国的汉学家，以一当百，一言九鼎，论述平凹的文章从主义，从流派，从情结，从意蕴入手，最后得出它的复杂、精深、玄奥和神秘。想起从平凹文友们嘴里出来的好听的掌故，于是在西安的时候，我有了一个即兴的构想，想让平凹的文友们用知根知底的凭据和有别于人的见地，各自评点一番他的小说。以聪明、灵秀、妙趣、凝炼的文字，在贾氏的小说林中，充任一次义务的导游，这里有什么，这里又有什么，此人从何处来，此事又在何地发生。步人一片神奇的山地的人，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一个土著，这样才会有不犯迷糊的保证。下次再聚，我把此

想告知依然在座的诸位，席间除平凹本人面带几分娇娘似的羞涩，见喜啊，穆涛啊，英文啊，还有把贾氏的《废都》介绍到法国并促其获得女评委奖的吕华啊，以及中央电视台专程去拍摄大西北的童宁啊，大家都表示了衷心的拥护。一件新鲜事情的开头，就这样产生在西安城中一家秋风入窗的小酒店里。

说是新鲜，却是古老，因为天才的张竹坡、金圣叹、李卓吾、毛宗岗父子以及冯梦龙们早已在明清时代就已经这样做过了，而且创下一门学派，留下千古妙语，珠玑灿烂，魅力四射，以至文坛出现了无书不评的蔚然奇观。不过后来，此风渐绝，二十世纪的新文学，在借鉴西方的创作的同时，也借鉴了西方的评论。文章书籍刊印出来，要评就是宏篇大论，洋洋万言，独立发表在报刊杂志上，与中国古之特有的，只言片语的，发表在书眉页侧的评点模式大异。时有读过古书的文士，偶见奇书，喜之不禁，也曾仿效旧例，点而评之，却是孤芳自赏，至多供友人饭后传闻，酒间谈论，仅仅是一种个人的小行为，将时光倒流到以手传抄的年代，并没有引起出版家们的注目和支持。

智者说，读奇书是人生的一大享受。智者又说，读妙评是人生的一大快事。奇书能引人入胜，妙评则是借票入门。“借彼舌根，通人慧性；假彼手腕，开人心胸。”这是袁宏道对于评点的评点。既然有这诸多的好处，评点这种令读书人愉快的形式何以断送在了今代，这是一个有待考证的问题。不过那并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的事情是如何将金圣叹们早已尝试过的文法，今天再来尝试一遍。

经过选择和自愿，参加第一批贾书评点的人中除了两位著名的美文家，孙见喜和穆涛，还有两位著名的学者，肖云儒和费秉勋，他们都是平凹最好的朋友，是眼看着平凹一步一步从丹凤走到西安，又从西安走向世界的知情人。对照最初的策划，可惜少了一个出口成趣、妙笔生花的方英文，此人一定是不幸陷入了一项无法脱身的事情之中。四位评点者以一

流文采，四样风格，分别在四部长篇的右侧，胸有成竹地道出了一般读者此前绝难知晓的秘密。曾经读过平凹原作的读者朋友，请打开本书，沿着他们文字的指引，你会走进一个新的妙境。

一九九九年八月十日北京听风楼

序言之一

这仍然是一本关于商州的书，但是我要特别声明：在这里所写到的商州，它已经不是地图上所标志的那一块行政区域划分的商州了，它是我虚构的商州，是我作为一个载体的商州，是我心中的商州。而我之所以还要沿用这两个字，那是我太爱我的故乡的缘故罢了。

我是太不愿意再听到有关对号入座的闲话。

在这本书里，我仅写了一条河上的故事，这条河我叫它州河。于我的设计中，商州是应该有这么一条河的，且这河又是商州唯一的大河。商州人称什么大的东西，总是喜欢以州来概括的，他们说“走州过县”，那就指闯荡了许多大的世界，大凡能直接通往州里的公路，还一律称之为“官道”，一座州城简直是满天下的最辉煌的中心圣地。

现在已经有许多人到商州去旅行考察，他们所带的指南是我以往的一些小说，却往往乘兴而去败兴而归，责骂我的欺骗。这全是心之不同而目之色异的原因，怨我是没有道理的，就说现在的州河虽然也是不真实的，但商州的河流多却是任何来人皆可体验的。这些河流几乎都发源于秦岭，后来都归于长江，但它们明显地不类同北方的河，亦不是所谓南方的河。古怪得不可捉摸，清明而又性情暴戾，四月五月冬月腊月枯时几乎断流，春秋二季了，却满河满沿不可一世，流速极紧，非一般人之见识和想象。若不枯不发之期，粗看似乎并无奇处，但主流道从不蹈一，走十里滚靠北岸，走十里倒贴南岸，故商州的河滩皆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成语在这里已经简化为一个符号“S”代替，阴阳师

原商洛地区文化局长、著名杂文作家屈超耘告诉我，平凹的《商州初录》和《鸡窝洼人家》发表后，地区和丹凤县的一些领导干部认为是给商洛人脸上抹黑。有一位干部在《商州初录》上做了密密麻麻的批注，几乎是逐句逐字批判，还有人写信到原刊发这部作品的南京《钟山》杂志社进行讨伐；业余作者董建刚告诉我，他参加文化文物方面一个会，一位负责人在会上严辞大骂贾平凹写的东西不真实、是胡说八道、是对商洛建设成就的贬损和歪曲、是对商洛人民的诽谤；还有人提到：这个贾平凹不是别人，正是文革间被定为历史反革命的商镇中学教师贾彦春的

这么用，村里野叟妇孺没齿小儿也这么用。

因此，我的这条州河便是一条我认为是全中国的最浮躁不安的河。

浮躁当然不是州河的美德，但它是州河不同于别河的特点，这如同它翻洞过峡吼声惊天喜欢悲壮声势一样，只说明它还太年轻。事实也正如此，州河毕竟是这条河流经商州地面的一段上游，它还要流过几个省，走上千里上万里的路往长江去，往大海去。它的前途是越走越深沉，越走越有力量的。

对于州河，我们不需要作过分的赞美，同时亦不需要作刻薄的指责，它经过了商州地面，是必由之路，更看好的是它现在流得无拘无束，流得随心所欲，以自己的存在流，以自己的经验流。

××年前，孔子说：逝者如斯夫。我总疑心，这先生是在作州河考。

一九八六年六月平凹识于五味什字巷

当地干部告诉我：在某次地区干部大会上，某地委领导人说：贾平凹是商洛人民的叛徒。当我亲赴地委和专署调查这件事时，又有不下十个普通干部对我说，地委和专署的领导都没说过这话，当我列具时间地点证人时，有些干部说：那一准是他们听错了，劝我终止这项调查。过了十年，据说当年骂“叛徒”的领导又和平凹亲得很热火，当时向我提供情况的一些人纷纷对我说：“平凹要大了，人家又成了朋友了。”

欧共体一位女官员到商洛去和丹凤葡萄酒厂考察合作项目，带的旅行指南就是贾平凹的小说《黑氏》和《天狗》。

序言之二

下面的这段话原本我是作为跋的，现在却拉到前边来作又一个序，所以读者是可以先跳过去不看的。

老实说，这部作品我写了好长时间，先作废过十五万字，后来翻来覆去过三四遍，它为我吃了许多苦，倾注了我许多心血，我曾写到中卷的时候不止一次地窃笑：写《浮躁》，作者亦浮躁呀！但也就在写作的过程中，我由朦朦胧胧而渐渐清晰地悟到这一部作品将是我三十四岁之前的最大一部也是最后一部作品了。我再也可能还要以这种框架来构写我的作品了。换句话说，这种流行的似乎严格的写实方法对我来讲将有些不那么适宜，甚至大有了一种束缚。

一位画家曾经对我评述过他自己的画：他力图追求一种简洁的风格，但他现在却必须将画面搞得很繁很实，在用减法之前而大用加法。我恐怕也是如此，必须先写完这部作品了。因为我的哲学意识太差，生活底气不足，技巧更是生涩。我必要先踏着别人的路子走，虽然这条路上已有成百上千的优秀作家将其了不起的作品放在了我的面前。于是，我是认真来写这部作品的，企图使它更多混茫，更多蕴藉，以总结我以前的创作，且更有一层意义是有意识在这一部作品里修我的性和练我的笔，扼制在写到一半时之所以心态浮躁正是想当文学家这个作祟的鬼欲望，而冲和、宽缓。可以说，我在战胜这部作品的同时也战胜了我。

我之所以要写这些话，作出一种不伦不类的可怜又近乎可耻的说明，因为我真有一种预感，自信我下一部作品可能会写好，可能全然不再是这部作品的模样。一

《浮躁》初稿征求过北京出版社侯琪的意见，也征求了董子竹的意见。董子竹初为西安市戏剧研究所副所长，有戏剧理论专著若干部行世。八十年代因某学术问题在《文汇报》曾与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刘再复有过论辩。此人为平凹好友，后出家到江西九江某寺，修庙造塔刻《金刚经》，宿愿完成后还俗，立业于广西北海，成家于湖北武汉，又读经讲经之余从事文化研究。有人说，平凹后来完成的《废都》中，一个孟云房的人物身上有此君若干影子。是也，非也，此处存疑。

费秉勋教授不认为平凹是现实主义的作家。但《浮躁》却是平凹对现

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品，我应该为其而努力。现在不是产生绝对权威的时候，政治上不可能再出现毛泽东，文学上也不可能再会有托尔斯泰了。中西的文化深层结构都在发生着各自的裂变，怎样写这个令人振奋又令人痛苦的裂变过程，我觉得这其中极有魅力，尤其作为中国的作家怎样把握自己民族文化的裂变，又如何形式上不以西方人的那种焦点透视办法而运用中国画的散点透视法来进行，那将是多有趣的试验！有趣才诱人着迷，劳作而心态平和，这才使我大了胆子想很快结束这部作品的工作去干一种自感受活的事。

我欣赏这样一段话：艺术家最高的目标在于表现他对人间宇宙的感应，发掘最动人的情趣，在存在之上建构他的意象世界。硬的和谐，苦涩的美感，艺术诞生于约束，死于自由。

但我还是衷心希望我的读者能热情地先读完这部作品。按商州人的风俗，人生到了三十六岁一个大关，庆贺仪式犹如新生儿一般，而庆贺三十六却并不是在三十六岁那年而在三十五岁的生日的那天。明天我将要“新生”了，所以我更企望我的读者与一个将要过去的我亲吻后而告别，等待着我的再见。

阿弥陀佛啊！

一九八六年七月平凹识于静虚村

实主义的一次认真的“下海”。结果：平凹不轻松。

“下一部”就是《妊娠》。这部长篇太松散，似是中篇的连缀。我似乎没有见过有关此书的评论。

这是平凹的文学宣言之一。到九十年代他又有了宣言之二：云层之上一片光明。这是说中西文化在最高境界上是相通的。

上 卷